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V
一、绪论 1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1
（二）研究现状 2
1．A、B、AB 类同义动词研究现状 2
2．生词英译研究现状 5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7
1．研究对象 7
2．研究方法 8
（四）语料来源 9
二、“看、见、看见”同义动词英文对译研究 10
（一）“看、见、看见”英译词考察 10
1．义项梳理 10
2．句法功能 13
（二）同义动词“看、见、看见”考察 16
1．义项梳理 16
2．句法功能 21
（三）“看、见、看见”英汉对比分析 24
1．义项对比 24
2．句法功能对比 30
3．解决方案 31
（四）本章小结 33
三、“改、变、改变”同义动词英文对译研究 34
（一）“改、变、改变”英译词考察 34
1．义项梳理 34
2．句法功能 36
（二）同义动词“改、变、改变”考察 38
1．义项梳理 38
2．句法功能 42

（三）“改、变、改变”英汉对比分析 47
1．义项对比 47
2．句法功能对比 49
3．解决方案 50
（四）本章小结 51
四、“使、用、使用”同义动词英文对译研究 52
（一）“使、用、使用”英译词考察 52
1．义项梳理 52
2．句法功能 54
（二）同义动词“使、用、使用”考察 56
1．义项梳理 56
2．句法功能 59
（三）“使、用、使用”英汉对比分析 62
1．义项对比 62
2．句法功能对比 63
3．解决方案 64
（四）本章小结 65
五、A、B、AB 类同义动词英文对译特征及辨析建议 66
（一）A、B、AB 类同义动词英文对译特征 66
1．义项特征 66
2．句法功能特征 68
（二）A、B、AB 类同义动词辨析建议 69
1．易混淆的原因 69
2．辨析建议 72
（三）本章小结 75
六、结论 76
（一）本文总结 76
（二）本文不足与展望 78
参考文献 79
致　谢 83
浙江师范大学学位论文诚信承诺书 84
浙江师范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85
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85

一、绪论

（一）选题缘由与选题意义

词汇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学家 David Wilkins（1972）认为“Without vocabulary，nothing can be conveyed”。换言之，没有词汇，就没有语言可言。因此，在语言教学中，词汇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汉语生词附加英文对译是汉语教材的有机组成部分，借助英文对译学习生词是学习者常用的学习策略。

笔者在实习期间，经常遇到学生提问：“看、见、看见有什么区别？”“改、变、改变有什么区别？”“使、用、使用有什么区别？”等。一般而言，教师会把这类 A、B、AB 同义动词[①]现象归属为词语辨析的范畴。但究其混淆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生词“一释多”英文对译的结果，即用同一个英文单词译释多个汉语生词。例如，“看、见、看见”在部分汉语教材中都被译为“to see”;“改、变、改变”都被译成“to change”;“使、用、使用”都被译成“to use”。于是便产生“我刚刚在操场看你了”“我正在改变我的错题”等偏误句子。学习者仅凭英文译释等价替换汉语生词，并未察觉到英汉词语在义项、句法功能、语体色彩等方面的细微差异，这势必会对学习者的生词学习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此外，A、B、AB 类同义动词即使用作同一意义时，其用法亦有诸多不同，这也是让汉语学习者颇感困惑的难题。

根据教材生词英译的问题以及笔者在教学实践中的疑惑，本文将聚焦三组 A、B、AB 类同义动词，分别是“看”组词（看、见、看见）、“改”组词（改、变、改变）和“使”组词（使、用、使用）。通过对三组词的个案研究，拟解决三个问题：

i. A、B、AB 类同义动词与其英译词在义项和句法功能方面有何差异？

ii. A、B、AB 类同义动词应该如何英译？

iii. 如何辨析 A、B、AB 类同义动词？

[①]A、B、AB 类同义动词内部结构关系复杂，并不单一。比如，并列结构“购、买、购买”；述补结构“看、见、看见”；述宾结构“拍、照、拍照”等。由于其结构关系与本文研究关联不大，故不做讨论。

（二）研究现状

1．A、B、AB 类同义动词研究现状

A、B、AB 类同义动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汉语本体研究，少数文献关注汉语教学研究。

（1）名称问题

A、B、AB 类同义动词是含有同一个语素、单双音节和同义交叉的动词，学界对其名称有不同看法，目前尚未达成共识。季瑾（2003）、程娟（2004）从汉语教学的角度出发，把这类词语称为“HSK 单双音同义动词”；刘智伟（2005）将其称为“含同一语素的单双音节动词”；张平（2011）、金桂桃（2012）、宋炜（2014）等学者将其称为“同素同义单双音节动词”；高敏（2014）则将其称为“共素同义单双词”。

张成淑（2018）对这类词的界定如下：含有同一个语素的单、双音节动词，即构成某双音节动词 AB 的两个语素 A、B 与该双音节动词均有同义关系，可将其简称为“A、B、AB 类同义动词”。例如，“帮、助、帮助”“进、入、进入”“移、动、移动”。笔者认为，借助符号形式直接说明该类同义动词的组成成分，简洁清晰，而“同素同义单双音节动词”的称说略显繁琐抽象。因此，本文采用张成淑的观点，统一将这类词称为“A、B、AB 类同义动词”。

（2）汉语本体研究

目前，学界关于 A、B、AB 类同义动词汉语本体的研究成果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音节韵律、词义差异、句法功能和语体色彩，下面逐一论述。

单音节和双音节是汉语音节的基本单位，进一步组合则产生三音节、四音节等。其中，三音节有动宾结构“[1+2]”和偏正结构“[2+1]”两种组合方式（“1”代表单音节，“2”代表双音节），如“运粮食”“公交卡”。吴为善（1989）认为动宾结构关系松散，偏正结构关系紧密，音节组合的规律性体现在“后置单音节具有粘附性，前置单音节具有相对独立性”。端三木（1999）根据重音理论解释“[1+2]”偏正结构和“[2+1]”

动宾结构数量有限的原因。冯胜利（1997，2001）提出“自然音步”和“音步组合”理论，他认为，双音节自成一个韵律单位，韵律构词论证了单双音节的搭配问题，但对“[2+1]”动宾结构仍缺乏合理解释。罗红昌（2009）认为，除韵律因素以外，单双音节选择的合法性是基于句法、语义、语音和语用甚至认知等动因相互竞争的结果。可见，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单双音节的韵律搭配问题，这对本文的个案研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关于 A、B、AB 类同义动词的词义差异，张弓（1964）认为双音节词比单音节词语义重，如“加——增加”；而双音节词比单音节词的意义范围狭窄，如“好—良好”。刘叔新（1984）认为单音节词与由之发展而来的同义复合词互相对应，但在意义方面，复合词更显豁、具体，且更能表达特殊意味和较重语气，如“劝——劝告；完——完毕”。学者们一致认同同素单双音节属于同义词的范畴，并相对考察了其词义差异。

张国宪（1989）对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充当句法成分进行了专门探讨，如，充当主语的“V 单”与“V 双”在功能上并非等值，“V 单”作主语时对谓语有更严格的限制，要使“躺舒服”结构合法，就必须把单音动词变成非光杆形式——“躺着舒服”。张文还阐述了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在句法功能上一般处于互补状态，双音节动作动词的句法成分丰富，单音节动词相对贫乏，这与交际功能、类义以及汉语双语化程度有关。

刘智伟（2005）进一步比较了同义单双音节动词在在充当主、谓、宾、定、状、补方面的差异，并将原因解释为二者动性强弱的不同。金桂桃（2012）通过分析 A、B、AB 类同义动词带补语的情况后发现，“V 单”带结果补语的能力比“V 双”要强得多，文章也探讨了差异形成的原因。骆健飞（2017）考察了单双音节动词的宾语搭配，得出结论：“单音节动词倾向于搭配表示方式、工具类的宾语，双音节动词倾向于搭配表示原因、目的类宾语”。

学者们对 A、B、AB 类同义动词在语体和句类方面的看法并不一致。张国宪（1989）考察了单双音节动词在不同语体中出现的频率，他提出“单音节动词的频率与口语色彩成正比，双音节动词与书面语色彩成正比”。此外，张文还分析了单双音节动作动词在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中的使用频率差异，并指出使用者的文化素养和知识水平是造成差异的原因之一。该研究使用的语料有限、类型单一，结论是否具有普遍性还值得进一步商榷。与张文不同的是，刘智伟（2007）对比了《现代汉语词

典》中 365 组含同一语素的同义单双音节动词的语体色彩，结果发现：一般而言，单音节动词的口语色彩浓于双音节动词；特殊语境下，单音节动词的书面语色彩浓于双音节动词。刘文较为客观、细致、全面地考察了单双音节动词的语体差异，并进一步提出语体差异与构成语素是否保留古义有关。冯胜利（2010）归纳出正式化语法手段中的双音构词法，如单双音动名词“编——编写；改——修改；造——创造”是口语体为了适应并满足正式语体而产生的。

综上，A、B、AB 类同义动词在音节韵律、句法功能和语体色彩三个层面的描写较为充分，但在词义方面的解释不够细化和深入。如何辨析 A、B、AB 类同义动词？单双音节动词替换的规律是什么？这些问题还未得到合理、全面的解释。另外，研究方法多依靠词典和教师的直接经验，不够客观和科学，且鲜有学者专门研究 A、B、AB 类同义动词的英译情况。

（3）汉语教学研究

A、B、AB 类同义动词在汉语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偏误分析和研究对象。

谭家睦（2013）依据《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以下简称《大纲》），从中选取 40 组使用频率较高的单双音节同义动词，借助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考察发现，单双音节同义动词的偏误类型主要体现在意义、音节、句法功能和语体色彩四个方面，而偏误原因主要是汉语自身因素、学生学习策略、学习环境以及“词义不对等”和“同义互相释义”。谭文较为细致地分析了留学生习得偏误的类型和原因，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但研究只基于中介语语料库，难免缺乏一定的全面性。

林柏凤（2015）、罗峥嵘（2018）考察了面向日韩留学生的单双音同义动词的偏误类型及其教学策略，谷伟伟（2018）则面向泰国留学生考察了《大纲》甲乙两级词汇中 A、B、AB 类同义动词的偏误情况，并将其概括为词义偏误和语法偏误。常聪（2016）从词义、韵律、语体、特殊用法的角度分析了 A、B、AB 类同义动词动宾搭配的替换性偏误。以上研究主要探讨了 A、B、AB 类同义动词的偏误情况，相对缺乏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本体研究。

研究对象方面，除《大纲》外，刘智伟（2011）选取了《现代汉语词典》中所包含的一部分同素同义单双音节动词，考察这类词词典释义的原则并提出编纂对外汉语

学习词典的必要性。另有两篇硕士论文从汉语教材的角度出发，探讨 A、B、AB 类同义动词在教材中的编排情况以及留学生习得这类词的现状，并且针对教材编写和教师教学提出相应的建议（徐倩倩，2020；郭晓祎，2021）。涂微（2015）、石莹莹（2017）、张成淑（2018）分别对“帮、帮助、帮忙”“看、见、看见”“迎、接、迎接”进行个案分析。乔倓（2017）则聚焦四组同素同义单双音节动词“变——改变”“忘——忘记”“知——知道”“帮——帮助”，详细考察并分析四组词的句法功能和留学生的习得情况。

综上，在汉语教学方面，A、B、AB 类同义动词的研究处于初级探索阶段，且研究对象相对有限，个案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2．生词英译研究现状

汉语教材生词英译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英译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汉语学习者的影响；二是英译问题产生的原因；三是英译问题的解决对策。

（1）英译存在的问题及其对汉语学习者的影响

词义处理不妥，包括译词不能准备体现被译词的词汇意义、义项脱离教材语境、译词未能体现被译词的色彩义和社会文化义、多义词缺乏区分度等。鲁健骥（1987）从教学和教材两方面提出，简单或生硬对应、堆砌对应词、释义繁琐等问题容易导致词语偏误。刘运同（1994）指出生词英文对译没有针对生词的某一个具体意义，而是一并列出该生词的全部或多项意义。余心乐（1997）认为部分译文没有准确地表达被译词的社会、文化内涵，未体现被译词在上下文语境中的意义等。徐品香（2010）指出，生词英文译释存在的问题之一便是译释方式不恰当，这直接导致了词义理解上的混乱和使用上的偏误。

词语的语用信息缺失。徐品香（2010）认为，忽视汉语生词附属义和具体用法会诱发英语干扰，导致语际之间负迁移，从而产生词序和搭配不当、词的冗余和缺失、句式误用等问题。远征（2008）认为，对于汉语近义词、虚词的英译，概念意义的展示无法有效帮助学习者理解并掌握词语的语法意义及词语的语用特点。如，量词“口”的英译为“a measure word for people”没有“a measure word for family members”的帮

助性大。

译文表达方式不准确。刘颂浩（2004）认为，如“Teacher Ma（马老师）”“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等类似并不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的英译会使学习者刻意注意到英汉语言的差异性表达。

另外，侯嘉、洪玉珠（2012；2014）通过设置教学对照实验，进一步发现留学生前测的正确率较低，后测的正确率较高。但由于教学活动涉及诸多因素，独立考察英译对学生偏误的影响不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我们多数从语言对比分析和教学经验的角度预测偏误。刘颂浩（2004）提出，不宜“苛求”对英译功能的设定，不能指望英文对译可以解决“学习者的表达问题”。

（2）英译问题产生的原因

高胜兵（2005）提出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它们在多个层面上存在不对应性，而这些不对应性在词语层面上的表现尤为突出。汶锦妮（2015）从中外文化和语言系统差异的角度解释了英译问题产生的原因。吴天宇（2019）则认为是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以及教材编译人员等原因导致了英译问题。

（3）英译问题的解决对策

首先，刘运同（1994）、方艳（2013）等学者提出英文对译要以语言对比、文化对比为基础。王汉卫（2009）认为生词的义项、释义方法和模式应结合教学的阶段性特征。大部分学者都赞同生词应根据课文的上下文语境来选择合适的义项（晏懋思，1994；王素云，1999；刘颂浩，2004；陈剑芬、李艳，2014）。此外，部分学者提出了具体的英译方法，如限定法，包括词语范畴、词义、搭配、语法特点等（晏懋思，1994；远征，2008）；采用较为灵活的英译方法，如表格、图画等（王汉卫，2009；卢桂芝，2010）。

其次，从汉语教材的编写和使用方法看，卜佳晖（2004）建议“编写体例上应该更灵活、科学；生词注释要有效体现生词的辨义特征；公式法便于说明生词的用法；利用造词规律选词”。徐品香（2010）提出，运用英译以外以及汉英对比的方法讲解生词。

此外，关于生词英译的研究成果逐年递增，从研究范围和对象看，主要分三类：一是以特定的一本或一个系列的教材生词为研究对象，多集中在初、中级阶段，少数集中在中高级阶段；二是多部教材的生词英译对比；三是专门针对某类生词的英译研究，其中有一部分是教材同译词考察。从研究方法看，学者们一般采用定性研究、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

综上，教材生词的英译研究对生词的教与学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研究内容未聚焦到某一类现象上，语言实例、经验性的建议较多，尚未形成系统性和科学性的英译问题分析方法。

（三）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A、B、AB 类同义动词”是指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动词 A、B 和以 A、B 为语素的双音节动词 AB 所构成的同义动词。A、B、AB 类同义动词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i. 单、双音节动词必须具有同义关系。此处的“同义”[①]是指基本义相同，二者是基于相同义项范畴的对比。

ii. 单音节动词 A、B 均是成词语素，且是双音节动词 AB 的构成语素。

iii. 单音节动词 A、B 和双音节动词 AB 都能独立运用。

根据以上对 A、B、AB 类同义动词的界定，笔者选用近年来在国际中文教育界权威性较高、使用人数较多、适用范围较广的三套共 15 册初、中级阶段通用汉语教材，分别是《博雅汉语》、《HSK 标准教程》和《新实用汉语课本》。

首先，我们在教材生词表中罗列出单音节动词 A 或 B，再查找含相同语素的双音节动词 AB，同时借助词典等工具书查考三者是否含有相同义项，最后将其分组并作

[①]蒋绍愚（1984）认为：“一个词包括若干义位，所谓‘同义’是指一个或几个义位相同。”所以，本文所指“同义”并非“等义”。

为备选词对。经人工筛选后，初步确定 18 组 A、B、AB 类同义动词[①]，如下表所示：

表 1.1 三套通用汉语教材中的 A、B、AB 类同义动词

A	B	AB	出处
看	见	看见	《博雅汉语》
寻	找	寻找	
取	得	取得	
开	张	开张	
购	买	购买	《HSK 标准教程》
增	加	增加	
改	变	改变	
返	回	返回	《新实用汉语课本》
返	还	返还	
进	入	进入	
使	用	使用	
移	动	移动	
挑	选	挑选	
添	加	添加	
拍	照	拍照	
说	道	说道	
驾	驶	驾驶	
担	负	担负	

基于国家语言资源监测语料库及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本文提取双库中使用频率较高的前十组动词，再结合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汉语学习者提问频率最高的前十组词，最终交集得到三组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A、B、AB 类同义动词作为本文的个案研究对象，分别是“看、见、看见”；“改、变、改变”；“使、用、使用”。

2．研究方法

（1）对比分析法

本文着重比较三组 A、B、AB 类同义动词与其英译词在义项、句法功能方面的差异。此外，本文也对比分析 A、B、AB 类同义动词在汉语本体方面的异同。

[①]本文只选取三套通用汉语教材中出现的 A、B、AB 类同义动词，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这类词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做过多讨论。

（2）语料库研究法

本研究中的汉语语料是基于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和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英语语料基于 BNC（British National Corpus）语料库。

（四）语料来源

本研究中的汉语例句来自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北京语言大学 BCC 语料库、《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①]和《现代汉语八百词》等工具书以及通用汉语教材；偏误例句来自 HSK 动态作文语料库；英语例句来自《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 6 版）[②]和 BNC（British National Corpus）语料库。另外，也有部分例句来自笔者的教学观察和教学实践。

[①]《现代汉语词典》第 7 版，下文简称《现汉》

[②]《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 • 英汉双解）》第 6 版，下文简称《朗文》

二、“看、见、看见”同义动词英文对译研究

（一）“看、见、看见”英译词考察

“看、见、看见”在通用汉语教材中的英译词为“to see，to look，to watch，to catch sight of”等。其中，《博雅汉语》初级起步篇以及《成功之路》中“看、见、看见”均有“to see”的英文译释，属于典型“一释多”英译现象。本部分参考“see”的相关研究成果及词典等工具书，详细考察其义项和句法功能。

1．义项梳理

《现汉》中“义项”指“字典、词典中同一个条目内按意义分列的项目”。符淮青（1997）提出“确定下来的词的一个意义就叫做一个词义义项”。

（1）“see”的义项考察

《朗文》中动词 see 的义项为：

(1) to notice or examine someone or something, using your eyes 看见，看到

(2) to notice that something is happening or that something is true 注意到，留意到

(3) to be able to use your eyes to look at things and know what they are 看得见，看得清楚

(4) to find out information or a fact 查看，发现〔信息或事实〕

(5) to find out about something in the future 弄清楚，看一看

(6) used to tell you where you can find information 参阅，见

(7) to understand or realize something 明白，理解，认识到

(8) to watch a television program, play, film etc. 看，观看〔电视、戏剧、电影等〕

(9) to think about or consider someone or something in a particular way, or as having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858073110070006112